

爱新觉罗·华恕在界牌

■张致秀

爱新觉罗·华恕先生辞世32周年了。每当看见书桌上他送给我的笔筒，挂在书房里的《峭壁苍松图》，回想起在界牌陶瓷总厂我们多年的亲密交往，以及他退休后书信往还的情景，总觉得有不少话想说。

华恕先生字梦石，1914年7月出生于满清皇族家庭，是满清入关后八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十一世孙，祖父宝铤，世袭贝子爵，为清东陵守护大臣。华恕先生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，先毕业于北京财商学院商学系，接着进入北京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美术科学习3年。毕业后，到湖南多所学校任教，1960年调至军工企业湖南辰溪861厂技校。1962年审干时，因其解放前的复杂经历和皇族出身，认定他不能在军工企业工作，调至衡阳界牌陶瓷总厂任技术员，直至1980年退休。

华恕先生从小热爱爱国画，十二三岁开始习画，16岁拜北京画家关家和龋为师，后又师从著名山水画家薄雪斋，在重庆时曾得傅抱石先生指导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常与黎雄才、关山月等交往切磋。他擅长山水画，在这一领域有较深的造诣。在界牌陶瓷总厂工作的十余年里，他画的釉下彩作品很受欢迎，在陶瓷界颇有名气。他制作的浮雕双龙大樽、50公分爱晚亭挂盘，都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。他去世后，作品身价百倍，可惜现在很难寻觅了。他的作品大多是展览瓷或礼品瓷，数量不多，当时大都已经作为礼品送人。收藏在厂陈列室的瓷器经小偷多次光顾，也已荡然无存。不久前，我在网上看见有他署名的作品，实则皆为赝品。

华恕先生一生怀才不遇，历尽坎坷。他从学校毕业后，正是抗战时期，要找一个工作十分不易。从1937年到1949年，他先后在北京、南京、重庆、四川渠县、湖南长沙、湘潭等地奔波谋生，各地工作时间都不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相继到长沙、沅陵、辰溪等地工作，自身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，长期受到组织审查，不被信任。1962年来界牌瓷厂后，工作才相对安定下来，但又与妻子儿女天各一方，终生没有一处可供定居之地。由于长期的思想压抑，他沉默寡言，谨言慎行，茕茕独居。下班后，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读书作画。1973年，夫人傅士懿退休后来到了界牌，厂里安排他一间约20平米的房子，室内仅有厂里借用的一张床、一张书桌和几张方凳，此外别无长物，做饭就在走廊上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为了向海外宣传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，我们写了一篇宣传他的文章，发表在《中国新闻》杂志上。因为他家里实在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，为了配发一张他的家居照，只好在一个转业干部家里照了一张。

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傅老师借我一本《杜甫诗选》，还给我时，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，上面写了两首诗，其一：“为谁辛苦为谁忙？回首前生痛断肠。到死春蚕丝已尽，空余泪痕洒湘江。”其二：“最爱浮名因此生，沾沾自喜每因人。丹青徒有生花笔，举目难知四海春。琴瑟未调弦外语，寸心知己梦中寻。从今莫问关情事，任他孤愤冷人心。”前一首写他们一生劳碌奔波，为国为家春蚕丝尽，还受到不公正待遇，自然悲从中来，泪洒潇湘。后一首说华恕先生容易满足，受到同事、领导一点表扬就高兴不已，徒有高超技艺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。继而埋怨他只知工作，不顾家庭，不会体贴，态度冷漠。这两首诗读来令人心酸，但是能全怪华恕先生吗？时代使然，社会使然，环境使然啊！

按华恕先生的资历、艺术功底、作品水平，应该可以跻身全国名画家之列，但由于长期遭受歧视，又长期偏居一隅，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交流受限，终生只能默默无闻，终老乡里。他在界牌瓷厂任技术员18年，直到1980年退休前，才套改为助理工程师。正是：“丹青徒有生花笔，蜚居深山人不识。”

我是1971年调到界牌的，1974年调总厂宣传科任宣传干事。由于工作需要，加之我们性格相近，爱好相同，且比邻而居，因而我与他们夫妇时相往还，不时探讨交流一些古典诗词的心得，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我对他们的为人、工作态度和学识十分敬重，他们成了我尊敬的师长和朋友。

善用“通感”出好诗

■李 昂

何谓“通感”？举个浅显的例子：人们有这样的体验，当觉得“闹”的时候，会有一种“热”的感受；而觉得“静”的时候，则会有一种“冷”的感受，故有“热闹”“冷静”的词语。而“闹”“静”是听觉，“热”“冷”是触觉，这便是听觉与触觉的沟通。再如人们常用“甜美”形容歌声，“甜”属味觉，“美”属视觉，“歌声”则属听觉，这又是味觉、视觉与听觉的沟通了。

所谓通感，就是使各种感官产生的感觉(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等)互相沟通，互相转化，以产生新奇效果的一种审美活动，也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出奇制胜的修辞手法。这种手法在散文、小说等作品中时有运用，比如来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“微风过处，送来缕缕清香，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，便是嗅觉(“清香”)通于听觉(“歌声”)，极写荷香令人身心陶醉；而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，则通过把白牡丹的祝书(听觉)形容为“像铜丝抛入天际”“如由微来峰攀登泰山”“如一条飞龙在黄山半腰盘旋”“像放烟火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”(视觉)，“听着像吃了人参果一样畅快(味觉)”，“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一样伏贴”(触觉)……如此多种通感的运用，把白牡丹王小玉出神入化的说唱艺术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而于诗词，通感似乎特别钟情，不但运用广泛，而且品类齐全。

一是将听觉转换为视觉。唐·郎士元《听邻家吹笙》：“风吹声如隔彩霞，不知墙外是谁家。重门深锁无寻处，疑有碧桃千树花。”此诗写的是笙声的美妙，但又不对声乐作正面形容，而是将听觉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。“碧桃”是指天上碧桃，王母桃花，而且多至千树，何等绚丽！它象征着笙声的明媚、热烈与欢快，表达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的赞美之情。

二是将视觉转换为听觉。宋·宋祁《玉楼春·春景》之“绿杨荫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称“着一‘闹’字而境界全出。”原因就在于这个

1980年下半年，华恕先生退休时，我曾在家设便宴为他们饯行。席间，华恕先生哽咽无语，涕泪潸然。是啊，这里是他生活工作过18年的地方，他毕生的主要精力、主要成绩都留在这里，何况还有那么多淳朴善良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。回忆往事，自然感慨无限，依依不舍，黯然伤神。

退休后，他们住在太原的大儿子华泽家。1980年12月，他们寄给我一首《菩萨蛮》：“银溪桥（我们在界牌居住的地方）下桃花水，银溪桥上离人泪。握别碧云天，清秋山外山。岁寒知冷暖，目送南来雁。回首祝融峰（我厂在南岳山下），依依无限情。”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界牌的怀念之情。我回赠一首七律：“鸣琴流水诉高山，曲尽潇湘雁阵寒。雪拥云横来秦岭，雁飞鱼跃过阳关。几回却步悟人去，数度闻鸡惊梦残。常把良师作益友，沧桑犹可共婵娟。”

华恕先生不仅技艺高超，篆刻亦精。1981年6月，他为我刻一枚篆书私章，一侧是傅老师题的两句话：“春风大雅，秋水文章。一九八一年六月为致秀同志刻，华梦石年六十九。”年底，他又给我寄来一幅《黄山秋色》山水画，画面山亦重叠，云障雾绕，红叶满山，同时赠诗一首《辛酉岁暮感怀》：“紫塞春来晚，衡阳雁未回。暮云怀益友，别梦忆双梅（指我的两个小女儿）。雏莺才出谷，乳燕乍学飞。翩翩频入目，使我展双眉。”他鸟才出谷，乳燕乍学飞。翩翩频入目，使我展双眉。”我也凑得一律回赠：“六十上黄山，敢向险峰攀。丘壑入笔底，云气荡胸间。丹叶缘霜染，苍松因岁寒。诗成谁与论，且向画中看。”

每逢春节，他都要给我寄送贺年片。1984年春节，他们得知我在工作中有所进步，特写了一首《满江红》予以鼓励：“九嶷云飞，湘水碧，钟灵毓秀。生花笔，斐然文采，纵横驰骋。志士常怀赤子心，鸿儒自有擎天手。喜今朝，翰苑宏启才，功初就。卓识远观宇宙，名与利，何曾苟。看青松翠柏，岳峰独秀。壮气凌云宏图展，骅骝奋起风云走。共开颜，遥祝举金杯，迎春酒。”

华恕先生退休后，还在山西陶瓷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。1983年春，他偕山西陶研所李书记带了三个学生来界牌学写釉下彩，给我带来一个该所生产的笔筒，造型呈树根状，大方而古朴。他说，这个产品这次送了长沙杨应修、北京启功，还有我厂的两位朋友。

1983年底，他的夫人傅老师去世，不久，他去世。北京大女儿华湘处居住，我们仍常有书信往来。虽然年逾七旬，体弱多病，他仍十分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。1986年6月，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，提出对企业发展的意见，说界牌瓷器的方向应该是出口瓷。国际陶瓷市场日新月异，而界牌王牌产品仍然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东西，没有创新是不行的。他说要重视人才的作用，要启用作风正派、踏实肯干的人；要有世界眼光，要敢于创新；要大力培养人才，关心他们的成长。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。他还特地把《羊城晚报》的一篇文章《瓷器装饰要适应外国潮流》剪下，寄来供我们参考。

1987年和1988年，我因公两次去北京，都去看望过他，他送我一幅《峭壁苍松图》。

1990年冬，他患上了老年精神病，终不治去世。华湘写信告诉我，老人家“在病榻上和迷离之际，都在念叨着您”，“您是爸爸的挚友，我们将珍惜您同爸爸的友情”，这让我十分心痛，也十分感动。可惜在他病重和辞世之时，我因工作原因不能去北京看望，与他作最后的告别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前年春天，华泽去南方参加一个会议，特地绕道来衡阳看望我，并再三表达对我当年照顾其父的感谢。其实，我对华恕先生关照并不多，只不过将他作为师长和朋友对待，能常常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而已。

华恕先生如果长期在北京或长沙，以他的学力和艺术功底，成为画界名人应该不是一件难事。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命运的作弄，让他在界牌这个小山沟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半生，最后的职称仅仅是一个助理工程师。他大学毕业后26年的时间，为了工作奔走十来个城市，变换了十几个单位。1962年来界牌后，终于在这里比较平静地生活18年直至退休，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幸运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华恕先生的二子二女现在分别在生活在北京、太原、南京、沅江，个个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孙辈也十分争气，这应该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。



制图/何芬

一江湘水一江歌

■孙文辉

湖南人常把湘江比作自己的母亲河。

自南向北的湘江，滋润着她拥抱的土地，哺育着千千万万人民，一代又一代；而自南向北的先进文化，沿着奔腾不息的湘江潮流而上，传播到湘南、湘南，让湖南人紧随着时代而前进。

一川江水，上也是歌，下也是歌！

今人能看到的最早的湘水之歌，也许是《古谣谚·越人土风歌》：“其山崔巍以嵯峨，其水溢沓而扬波，其人磊砢而英多！”湖南人之所以“磊砢”——有棱有角，是嵯峨之山所磨砺；湖南人之所以“英多”——惟楚有材，是因不断沓沓扬波之湘水所哺育。

这波，首先是不断潮流而上的文明之波。

—

公元805年，是唐代的永贞元年，9月，一个叫做柳宗元的外乡人被贬为邵州刺史。11月，还在赴任途中，他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。他只好改道湘江，从长沙发往湘南。

这次贬上加贬，对柳宗元是一个人生的意外；如果他走驿道前往邵州，当看到满目苍凉，也许更会心情愁怅；而改走湘江水道，清波浩淼，一洗忧伤，于是，他唱起了湘上渔歌：

“渔翁夜傍西岩宿，晓汲清湘燃楚竹。

烟销日出不见人，欸乃一声山水绿。

回看天际下中流，岩上无心云相逐。”

他像那湘江畔的岩岬，已淡看天下的纷争。永州十年，他以自己的才华，照亮了遥远的蛮荒之地……

柳宗元的遭遇是唐宋时期磊砢文人的共同经历。

元结取道州、苏辙贬永州、秦观放郴州、寇准谪衡阳，多是走的湘江水道。因此，王安石送给好友刘贡甫谪官衡阳时，就唱到了湘江：

“万里衡阳雁，寻常到此回。

行逢二三月，好与雁同来。

雁来人不来，如何不饮心哀。

——英茨满湘少人处，滴官樽俎定常开。”

——虽说湘少人气，那里，却是一个贬官聚会的地方。

到了明、清时代，国家的流放之地已远离湖南，但这种文人对待湘江的复杂情怀，延续到了明清两代：

明代湘潭人周楷唱道：

“幽思茫茫看江水，何处渔歌江上起。

一叠凄清愁未终，几声断续肠相似。

南天归雁亦悲鸣，不到潇湘无此情。”

清代隆回人魏源唱道：

“溪山雨后湘烟起，杨柳愁杀鹭鸥喜。

棹歌一声天地绿，回首落溪已十里。

雨前方恨湘水平，雨后又嫌湘水奔。

浓如酒更碧如云，斂不能平剪不分。”

文化人对待湘江的复杂情感，早已在屈原的《渔父》中呈现。但伟大的屈原以诗人的手法，将这种复杂、矛盾情感，幻化成“屈原”与“渔父”两个人物的对话：

那位面容憔悴、神情枯槁的屈原游荡于汨罗，遇见了一位神采奕奕的渔父。渔父问：“你怎么这个样子了？”屈原答道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如是这般。”

渔父说：“你有些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是了！”

屈原说：“我宁愿跳到湘江，葬身鱼腹，也不会混迹在这世俗之尘埃！”

渔父莞尔一笑，唱起了渔歌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

渔父远去了，屈原怀沙跳进了汨罗江。

渔父之歌，从此也流向了远方……

二

湘江日夜流淌，“屈原们”几声断续肠相似，却以文化润三湘；而“渔父们”没那么复杂，他们欸乃一声山水绿，摇船打网唱渔歌。

“屈原们”塑造了湘江的精英文化；而蒋南所编著的这本《湘江渔歌》，为目不识丁的“渔民们”记录下了传唱下来的民间湘江歌谣。

一条大江，两类歌谣，一样人生，不同命运。

《湘江渔歌》纪录的是一种既可涤荡污垢，又能容纳山川的情怀：

“唱起渔歌歌悠悠，悠悠岁月不回头。

不回头来顶风走，走得大河水倒流。”

“天上起云一团团，哥在船上想奴莲。

劝郎莫在船上想，黄金难买四月天。”

这种情怀来自开阔的眼界，也来源于自在的生活：

“高山大岭望云烟，望见永州洞庭船。

望见洞庭下大雨，望见永州火烧天。”

“渔歌一曲迎朝晖，风帆暮载锦锦归。

点点轻舟腾巨浪，片片晚霞片云飞。”

“堤外碧波万里悠，江上扁舟千担鱼。

乘风破浪一曲唱，一路顺水到沙洲。”

打渔人生活阳光灿烂，同样也有艰难困苦。渔歌《江上打渔郎》告诉我们：“管山九十九条船，打渔下滩洞庭前。九十九甲(个)船估佬，只有九十三甲(个)还。”管山坪，为衡阳市衡南县靠近湘江边上的一个村落，旧时管山人靠打渔为生，每次捕渔湘江洞庭，总有渔人遇难。渔夫们唱着这悲伤的往事，不是嚎啕，也不是哭诉，但有淡淡的哀伤，也有前赴后继的向往。

湘江养育了打渔人磊砢的湘江人精神。就是娶不到老婆的打渔人，唱的《单身歌》也无奈怨：“桐子打花背耿耿，别个笑我有老婆。缓两年三讨一个，摇船打网两公婆。”人们对未来的生活，总是充满向往。

读着蒋南所编著的《湘江渔歌》，也不免有些疑虑：编著者采集渔歌的地方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？这里为什么还保存了这么多的渔歌？这些传唱渔歌的渔人，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？这些渔歌，为什么不是劳动歌，而是情歌？

清人魏源《三湘棹歌·蒸湘》自注云：“楚水入洞庭者三：曰蒸湘，曰资湘，曰沅湘，故有三湘之名。”《湘江渔歌》正是采撷于蒸湘——古代衡州所辖区域；而其中的重点就是龙祖潭，即今莲湖湾之属地。

乾隆《清泉县志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邑南百里有龙祖潭，每岁自小满迄夏至水涨时，巨鲢沿湖而上，所遗子满湘波间。居民编竹为筏，名鱼舫，施网逆流而取之。以学布为箱置水上，抛鱼子置其中，越宿而化为小鱼，如发，上自柏坊驿，下至雷家埠，过此则取鱼苗矣。旧为舫三千有奇，今多寡每年不等，以取利微而价值小也。邵、武、辰、靖皆于衡地担鱼苗，数千里渔歌不绝焉。”

清泉县，即今衡南县，龙祖潭在其城南。古代，这里是湘江鱼

类洄游产卵的重要地段。

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，这里“山石壁立千寻，俯瞰清湘，鱼嘴子经此山照，成苗。”清人王万树撰《湖南阳秋》记载：“其下龙祖潭，每风激，潭水沸白，卷起与山石相映发。春夏之交，雨集满湘水涨，群鱼卵育，经白石照成苗。渔人利之，傍岸浮竹筏捞鱼所哺之子。上下百余里，渔歌互答，声还相流，洵湘东名胜也。”

原来，龙祖潭的渔民，主要不是靠打渔为生，而是“傍岸浮竹筏”捞鱼子，卖鱼苗。

白石照，也叫白面山，在常宁县城“北三十里，为一邑水口，山产白石，可为础”(清同治《常宁县志》卷一“山水”)，因此《常宁县志》说得更详细：“鱼苗出湘水，经白面石照成种。每岁清明节后，浮筏湘中，候雨集水涨鱼嘴子股密网捞之，盛以布箱，越宿成苗，形星星，乍睹若清水然，故曰鱼水，置盒内，取烟茶煮盐鸭卵，用卵黄为粉饲之，获鱼无算，购者云集。”

鱼苗的捞取与解育，使这里的渔民获利。清人江昱在《潇湘听雨录》写道：“鱼苗出常宁白面石下……其水利市者，获鱼至亿万无算。数千里外，购鱼苗者帆风沂月飘然，渔歌与湘流上下。”民国18年(1929)，老埠头渔民周高宋与周高燕联营一鱼舫，收入银元400元，周官峰独营一舫，收入银元300元，民国时期，常宁江河捞卵年产鱼苗约800万尾。这一带，“上下百余里，渔歌互答，声还相流”，——这种轻松愉快的劳作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加之源源不断的商流，足以使“渔歌与湘流上下”！

屈原们也以诗歌的方式记载了渔人们的欢乐。王晋《鱼苗诗二首》：“冬至取盐卵，清明采烟茶，蚕桑非妾事，郎是养渔家。”——这里的渔奴，不从事桑蚕农事，只是在冬至时腌制盐蛋，清明时采摘烟茶、制作粉饵，以备清明节之后养育鱼苗。“三月龙潭鱼水高，五月龙潭鱼水消，渔翁招手问渔奴，今岁何如去岁苗？”

男人们的生活则是另外一种状态，《十月打渔作田歌》这样唱道：“正月里正是新年，渔哥下地也种田。……三月里三是清明，渔哥准备去撒种。田头田角都撒到，豆角瓜果一蓬蓬。四月里四是立夏，渔哥下河打渔啊。……六月里六是三伏，山头路边草也枯，我劝渔哥打渔去，田地减产网上收。七月里七秋风凉，我劝渔哥早晚忙。早晨田里把禾杀，夜巴屋里补渔网。……十月里十下大雪，渔哥拿鱼去换棉。换来棉花打棉被，过哒冬天又新年。”

原来莲湖湾的渔民过的是一种半农半渔的生活。因此，他们传下来的渔歌，也有众多的农耕文化景象。进入现代，湘江河鱼洄游渐少，莲湖湾鱼苗的生产与销售被其他地方的池塘水库养鱼所取代，因此，三月三清明时节，渔民们不是下河捞鱼卵，而是下地撒豆种去了。

半农半渔的日子还是比较清闲，在这样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空间中，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情歌，就占据了渔歌的很大一部分。

他们劳动时可以唱：

“四月里来蒔田忙，我和小妹蒔成行。

开口便把渔歌唱，哪怕百亩大塍长。”

休息时也在唱：

“要我唱歌慢慢来，端条矮凳坐一排。

渔歌就要唱一堆，零零星星不开怀。”

火塘边可以唱：

“火钎敲火花火飞，我和小妹坐一堆。

我俩来把渔歌唱，一个一首不呷亏。”

渔船上也在唱：

“日头出来晒高坡，十八妹妹坐船头。

双脚伸在水里耍，一双小手叉裤腰。”

“逗逗打来打打逗，逗逗打打上钩。

情意只为逗逗起，逗逗打打舍不得。”

正如歌手自己所说：“讲有水平我不认，讲有歌瘾我应承。画眉饿死深山里，听到歌声又还魂。”

因此，半农半渔的生产方式，使湘江渔歌，在莲湖湾一带，世世代代传承！

三

我与蒋南先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认识的。

在交往中，我只知道他是非遗项目衡阳酃酒酿造技艺的传承人，知道他历史悠久的酃酒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。在省、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的活动中，他与酃酒都有过一些精彩的亮相。后来，通过微信，我们也有不少的联系。当他把《湘江渔歌》一书给我时，我还是吃了一惊；没想到他从2017年冬天起，就在衡阳采集渔歌。他利用两年多的周末工余时间，在湘江沿岸的衡南、祁东、常宁三个县市走访了10多个乡镇，造访了数十位老渔民，搜集整理了这部有1000余首渔歌的集子。

这是一项平凡、琐碎但实际上有着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大事。过去，我们说到衡阳，却从不知道它在农耕渔猎时代，有着这样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——这是湘江文化中的一段辉煌，也是蒸湘文化中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；我们的湘江先民，曾经与自然相恋、与大江为伴，在三月清明时节，迎接远方客人鱼妈妈们的到来，为它们的新生儿女们准备好丰盛的奶酪；当鱼妈妈们的将仍在襁褓中的儿女交付给莲湖渔人，又放心大胆地返回了洞庭老家，渔人们依旧以深情告别；他们用竹筏与学布编织起水中摇篮，让宝宝们由卵变鱼；然后，渔人们又将它们送往更适合于它们成长的地方……

爱的巡回，情的迭换，湘江渔人由此获得了幸福的生活，也迎来了出自心底的歌唱！

然而，随着大自然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，鱼儿不再回来，莲湖湾的后人们也改变了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一切都慢慢地消失了，惟有那数百年前的渔歌，还在一些老人间哼哼唧唧、断断续续地传唱。

随着老人们不断地老去，这些渔歌也进入了消亡的时段……幸好，有蒋南先生注意到了它们。从此，我们又拾起了一段莲湖的往事，湘江的岁月！

这里，让我想起了一个现在经常说到的词——“田野考察”。

——在做田野考察？这就是田野考察。——在文化的荒漠中，我们发现了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、一些记忆中的文明碎片；我们依据这些线索，去发掘行将消失的历史景象，去寻找久已掩埋的文化宝藏。因此，我们找回了前人留下的遗产，我们倍感庆幸，也应当倍加珍惜。

然后，现在有许多所谓的“田野考察”，往往是把自己的一个“结论”当“课题”，去的是文化旅游景点，观察的是一些已经加工打磨的节目，他们从网络上找“文献”，在旅游说词中找“答案”。结果，这样的田野考察往往是将“嚼过的馍”当佳肴，把二手的赝品作文物。最后的成果就可想而知。这样的“考察报告”，只能是在低层次上不断地重复，在文化普及中给他人、给后人以误导。

读罢《湘江渔歌》，感觉到虽然这个成果很单拙、很朴质，但它很稀贵、很真实，很耐人寻味，令人受益！